

宋文憲公全集

冊
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九十五

一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藥笈有聲如鐘震撼巖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靈槐詩 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旣而槐死於馬里人又曰是必有異未幾槐果復生南園中里人曰前之異者徵已往後之異者將來徵之史氏殆有顯者乎入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爲中書舍人出爲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靈槐而歌詠之靖可嘗與余兒璫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謀惟帝厥命孔赫鑒於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旣南而微微不遂傾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鄞山之下歲時來歸旗節車馬馮軾而趨袞衣珮璜其綬伊何

將相之章雄城渠渠黎庶如雨相臣戾止耄倪咸喜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相
二王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既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湯朔風荒荒
不淪於危不顯其光孰云蓄播而不有穫天將昌之嘉徵允灼崇堂有庭其左
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天實培之或戕於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園廡廡
有萌斯蘖其本如達靡有摧折始軋而卑忽拔而穹其兆斯何宜卿宜公明明
天子俊乂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以占之靈槐在庭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予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脩請題欣然命筆第塵
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縹緲閒拔起青嶙峋
似是朱明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隴華芬鍊師從何來面帶山水文
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象帝先神棲太乙根我受上清訣衛以龍虎君
內涵玄命祕一氣中夜存行當去采藥共入無窮門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

濂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昶從予學經爲之喜而
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四章爲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畚日耕漑藝圃兼旁搜

泰山一以頽欲仰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湖水東
爾年踰二十文采照青秋燦燦五色錦孰肯寘道周
一朝捧貢函羣彥讓先登氈墨新題處祥雲爲之升
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摩庭中傳且葉幾厭寒雨多
天子坐法宮詔緡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
九天游降勅持經贊藩王出入禁闈中衣分沈水香
有時獻新文跼誦黼辰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
聲名落人閒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
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卽日乘舟旋
顧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
別言不忍出況復爲新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
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互天地不見初與終
持此贈爾行權發龍江麋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游仙篇贈鄧尊師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主祈禳之事蓋尊師通
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
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儀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

道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真誥輒擬羣真倡詠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飄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耶詩曰

真人契玄冲翻翻冷風俱游行一炁中流耀周人區丹雀銜白環來授寶祕圖
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鬱華凝黍珠蒼龍爲濯氛上玄來辟非
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玄符頗聞琵琶峯肉芝發瓊苓
玉掌如嬰兒烈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送方生還寧海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寘左右與共談經
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
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
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進於極本
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
新滾滾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
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
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
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
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太

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
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絺繡書面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
同餐太倉米共勤典與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
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顰湛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烟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蒼叩太始溟滓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
鉅細鉤鉗之若大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鬯和免焯灋疊奏歸繹純
桑濮俟摩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龜定勳
濡毫寫雄顥勢足移峨岷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
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時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
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繽紛豈知萬牛毛難媿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
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
妍蚩與楛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慎倒甲爲矜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忤祗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
酒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繆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彌文
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功外夷悉來賓

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貴器乃貴奚須事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聲
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題李白觀瀑布圖

長庚煜煜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
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牀淋漓醉墨
交龍驤人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鑿不復承龍
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酸狄哀啼聞夜郎蒼
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
冠雲爲裳授以藥笈青琳琅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
縑緗顧我一見心悵悵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蛟門春曉圖歌

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脩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濤舂撞頃
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篋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
高士叔明爲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
之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浪波濤吐吞涵浴日月參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萬丈壁立蛟爲門

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獐廳兮奮揚束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
干霄灑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厓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
星辰晨雞一鳴海色白層霞綉彩光如璫縱橫閃鑠縛不定海神推上黃金盆
靈境飄搖在世外髣髴直至博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閒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關
雲閒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聲珊珊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
以鑄蒼頑猿拾花兮春片魚泳書兮晴灣日媚嫣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
中襟濯盡萬斛之黃埃兮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仙
儒九霞爲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瑚珠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
乘灝氣超清都清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瓊姬儔金符玉節錦臂鞞白台度
曲彈坎侯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與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發蓬壺
春淺瑤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萼綠華面如蓮花雙鬢雅幾年相期
飯胡麻至今不徠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
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挲長繩孰爲
羈羲和白石應泐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題宗忠簡公誥 王黼時爲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祲連雲赭犬羊在都龍遁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冰解京城
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戛天

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牀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爲却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閒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輦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眼尙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嗔侯乎侯乎慎勿嗔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技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况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

曰

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閒哀樂常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似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脣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題李西山谷木圖

薊丘雲昏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山鬼野狐皆夜泣李侯
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袒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
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哉乃知妙奪玄化功庸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
龍謂西山父子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復有驥去圖存安可繫君不見風
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灘哥石硯歌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軸懸之書齋命
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芾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
敷紙巧摹搨訪我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
寫健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筆受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
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斧琢削古天
光電影生新容袁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
氣浮晴虹南渡羣公競賞識氏名環刻縈秋蟲朔元雖已實內府棄實但使煙
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氈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勅昇入文華宮
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玄歛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
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

全盛日兌戈胤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疲瘵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題李息齋竹方存雅題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閒留翰墨不獨重瓊瑤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師逮入國朝復同官詞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閒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者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寵命當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牕才名老去恆休官聖澤高深只自歎侍燕每容親繡袞從游偏許近和鑿久知琛贄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鷟猶未返玉關秋早節旄寒

附王內翰原詩

芙蓉峯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
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窗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衰斧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鑾名
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祇爲煙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
苻帶煩新製澗草巖花逞故知便欲隨君同點檢歸裁冰繭寫成詩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宿占者爲文學之神文學何曾遂昔期柳子

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
中世托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籞秋嚴威閃
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
田一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霑霧幾度尋花履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
不慕輕肥芳筵夜秩楛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
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叟莫鬪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謾賡詩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并簡同游諸友

東明勝概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巒光染袂碧於苔學書
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祇爲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
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徊月移禁掖藏書
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霑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約
東溪山屬駿才倚杖指扶尋故跡賜衣濕雨借新焙叶名編遞玩叢如笋嘉卉
當筵粲若盃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
日九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哀王御史詩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
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
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旣
從侃請大篆書爵位姓字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
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侃字希貢皆義士云詩曰

翦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篆誰守楊雄死後文

贈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埂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楊徵士福琴川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嘉樹擎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常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回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煙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璿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天師之子筆下雲泉潑翠開若是人閒逢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子詩

昔日櫬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斜立官橋聽早鶯

送葉明府之官鄆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見說鄆筒酒正釀飲罷細觀循吏傳莫緣山色憶芙蓉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巖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為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即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

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覈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脩輒以爲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煜煜有光於時云初景彝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鱖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芼以香糝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祕絕不與人文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旣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裹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強翁旣耄欲以貲產悉屬之景彝辭請以俾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彝葬瘞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鉅歿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彝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彝爲惠

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
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彝交徵諸
所聞益信景彝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
景彝之學未暴白於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作土中人矣
不亦悲夫濂與景彝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旣銘景彝之墓濂亦不能無情
遂述爲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彝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
感乎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爲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
澤閑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
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爲文辭願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器
爲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爲浙東省左丞聘德基
爲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而辭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
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擿一
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
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